



韓國策

傳在楚韓齊後  
蓋此十五年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

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韓欲存宜

陽必以路涉地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

變名實賈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且拘茂也且以

置公孫赫樽里疾茂不還秦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

元徐縲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侍坐曰王慮世事

武靈胡服

陸深曰作十三

大帥文最若傷

公言學此

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靈之迹計胡狄之利補

姚云曾本利下有乎字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

明主之長謀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

事之教動而補補曰姚云一有明古先世之功先高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

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

猶猶世敵弱者與弱為敵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

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

節一作名

武靈策

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

懼焉補曰一本標感劉作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秦曰

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

人亦異於俗補曰舜舞有苗格而禹袒入裸

非因舞羽補曰舜舞有苗格而禹袒入裸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俗以此異世有順我者則胡服

之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

服字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纁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

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

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

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

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

法自近始正曰

公子成不肯胡服

又分三段

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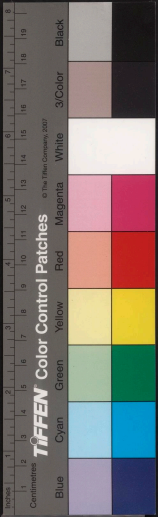
信如字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止猶至爾曰姚云曾本改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爾曰叔字疑衍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爾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

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使者報玉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爾

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旣言文身則畫臂為複恐





後說是錯或袒字說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杵面吳世家鬻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本作被史作翦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為屬越秦為西甌索隱云今珠正詹耳謂之甌人是甌越文選三楚注吳越南越關越東甌即閩越也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越甌人即南越也鯁冠秫縫鯁大鮎以其皮為冠林恭誠也言女青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節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異其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俗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圃回淮南子皖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馬湖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破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路澤等



州皆七國時韓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

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元作其叅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叅錯居其邊地匡回叅

文則叅當作東字訛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志在遠

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

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

圍鄣屬常山謂曰北武非社稷之神靈節鄣幾不守

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

魏文應曰靈王此論甚雄然據胡服怨何必變服公子成從之非心服矣

左居正曰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於治不必恨某者而不全非可以行

宋文可以參鄭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鄭之詞類此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補回一本開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

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

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

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伏國之祿也

祿猶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

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

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元一作修補回姚云

循一作循禮商君傳





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  
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  
字為循無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

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  
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

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  
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朝服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

五霸不同教而政行政言治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  
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

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  
學之人能與聞選有所聞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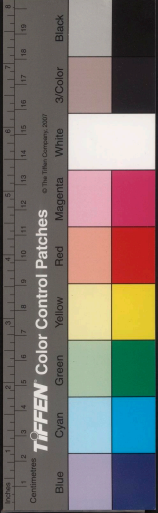
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  
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或謂輕國犯

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有元作此兩者先王之  
明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道其死王

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  
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

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

此等文法凡數  
見



俗而動者據翁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泚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

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象也不易禮而法

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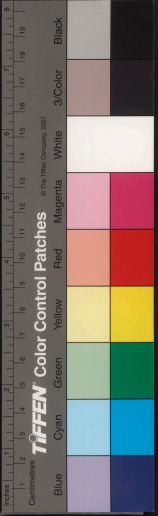
魯無奇行也鄭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

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故聖與俗流

又詳鄭魯好長  
禮乃有孔顏僻  
國如吳越乃有  
季札大夫種  
范氏曰拓地開  
是乃有國之所  
不得已而  
其非之事而  
其不明

其不明



歷代名賢傳  
五不無雖易服  
哉

武靈王使周紹  
胡那以傳王子

深曰金周紹  
段大似國語

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

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

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

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一

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議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補曰過番吾當子為

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之

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

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

有危苦之持危忠可以寫意寫意信可以遠期遠期

諺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

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佚元作而

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臣回上言

行學為義之經指傳言循計議之事雖有過失而無

累訪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又敏放義謂

放於義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

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  
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





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

易於位素位而行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

不快快謂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

隱中不諂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

臣之罪也傳命僕官傳附同此以煩有司吏之耻

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

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

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

志江曰愚謂  
醜飲共

若於學辨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若故也臣曰

見惡事以行義道之母臣曰弱困若於誦習之末也武

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傳而方務胡

服騎射宜以誦習為弱苦也秦異人不習於事君者

誦而王雁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北矣事君者

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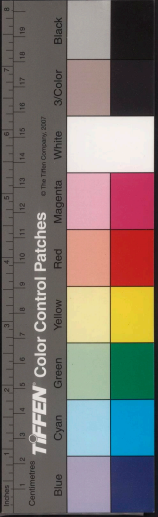
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

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高寡人與子不用人

矣遂賜周紹胡服束冠貝帶帶飾之備也猶貝劍匣

帶音義云寬中大帶稱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  
鷄冠而朝此以貝作貝漢書故幸傳孝惠時即侍中  
皆冠鷄鷄貝帶黃金師比未詳蓋休章主術訓武靈  
注以貝師帶王貝帶鷄冠而朝注鷄鷄

不以王子為醜  
也猶曰幸勿見  
謂勿令溺苦于  
是也



讀曰私批頭二字與此小異曰漢書黃金犀比師  
古云胡帶之鈞也延篤說同大事記引又謂師比史  
記胥批師以傳王子補曰大事記書趙惠后卒使周  
犀胥一也紹胡服傳王子解題云惠后吳  
娃也娃方死構其子而將立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  
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誦古  
之遺言豈  
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服後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諱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  
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  
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予  
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在寡人胡服子獨弗服

字齊諫趙王破  
原陽為騎邑

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胡服以逆主為高行  
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共公族也故稱  
親曰親身犯  
之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更命胡服前  
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  
侵辱刑  
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  
之曰曰更改也侵辱教刑也  
那以待令曰令善也施以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於此牛贊進諫曰國  
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  
甲固曰固故通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  
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





其兵者輕其敵智於敵人之兵則亮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

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不自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謂此亦商君傳杜擘語俗作法

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

失之賢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特猶俗也視俗而變

不為俗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

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明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

非其宜也田曰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節則若范蠡之所以各越王者語見國語

孫文應曰主文反復辯論無大意致獨利口亦人期行其志者伯子子聞者大類是

大專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

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齊

城境封之齊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

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固循行也言被重甲執

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

以來朝此言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

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

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

胡者古今所遺田曰無據而繆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

至當作王

張居正曰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漢劉歆於王

之文少之







地千里

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

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蓋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邾邾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印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瑋飾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此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酒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皆常金瑋附瑋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石鵝鵠羽常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也

月大朝信武靈王上江之章華山名也戰國策云北畧中山倉黃華之託刑

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召按史十六年為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虎義議事畧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姑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威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

和於薛公

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宋之交令仇赫

元作赫下章同

趙宋

楚與二國合

趙使仇

元作仇下同

無據史作宋公索

隱引策云宋交

公不若陰辭樓子

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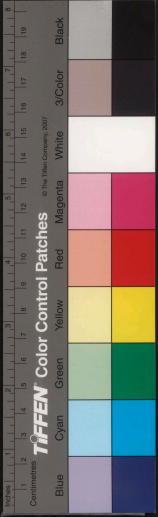
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

經故請之

戰國策

卷之六

魏策



單國分

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樓侯傳有云秦

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人樓綏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綏而

魏冉相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補曰明下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

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

有者言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

橫秦之路以合三晉而曰山東六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

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

成說趙合韓以弱秦

穆文熙曰虎禽之喻言其勇於大國竟坐是以亡或人之論亦蘇子冷從之意也

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

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敝而歸

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

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關於周室甚惟隸忘元作亡補曰姚

云劉本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

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補曰復休以反

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石陵又敗之重仁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

我國分

楚懷三



昭去然此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  
 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  
 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而離三晉韓魏附不合秦  
 善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  
 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美秦及地謂燕說故不韓不待伐割挈馬兔一本作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免下同而西走秦攻於馬北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移於梁矣正曰姚云改安作案以秦之強有楚韓之  
 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環中趙矣

案安同故荀御書多馬案守此言秦

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據於趙愚以環中環中作移  
 作移於鮑未說是稱曰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  
 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  
 年間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語臣其  
 士安重釋重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遣以為語助  
 或方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  
 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  
 割必深矣秦割地國之舉此舉猶行趙臣之所為來臣故  
 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  
 堅其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  
 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鮑版曰從橫之  
 說本有善於此  
 者也趙少當之  
 其效已見是以  
 知從儀之可析  
 也然其效不大  
 見於後則是諸  
 侯之不一也呼  
 惜哉



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

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

王之熟計之也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趙王

因起兵南伐山戎成道秦伐元作韓梁之西元作

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補曰此

必深矣以上其論通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

以下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

陳軫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

富丁見齊策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王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遷人為富丁謂主

父曰不如以順齊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

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

伐秦生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趙為辭以

不順齊伐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西秦不伐韓必聽秦違齊長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自我順齊無不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時欲離

言有言二國本親所待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





齊魏果西是罷齊故秦也罷齊趙必為天下重國主

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齊魏秦是俱敵也白不然我約

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作秦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

年趙破中山未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

也使趙與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饒中山而取地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

孤行樂中山必之我木之作亡是已亡中山而以

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編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七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

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欬或者欬之效

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故欲効地於魏

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

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而秦

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

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

王哀正聽是輕齊也齊亦重最故固曰最於齊厚語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



最也。

惠文王

武靈王于元年稱曰名子何崩五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

魏攻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曰襄趙攻中山取扶柳

屬信都爾曰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五年以檀呼沱檀言固齊人

戎郭宋突

齊人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宋或后時子耳今並矣此謂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案猶曰四國

趙魚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曰無考

齊聞此必効鼓

善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腹擊

他國人仕趙曰無據制仕趙為室而鉅荆敢楚人仕趙曰無據制荆衛人荆豈專為楚姓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

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也

也金幣與衆義不協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

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

王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曰齊侯使

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早君矣主君大夫之

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

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為諸侯猶稱主父

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趙靈曰稱主父

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中山在三年



甚矣

蘇子元作奉下同

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

補曰一本乘軒里說

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北峯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

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

罷疲同猶駑也車勞則敝

桑輪蓬篚羸

羸

勝負書擔囊

補曰姚本負擔囊

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

元漳足重鹵鹵足也日百而舍乃就舍

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

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

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

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

藉席無所得

精謂寄宿人田

中旁有大叢

補曰叢見秦策

夜半土梗與木梗

木為類也補

齊策

闕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

補曰姚云嘗去者字愚謂有者

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

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

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

此喻不切於兌

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

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

孟嘗君傳本此

經又無曰二語

見切聲應聲

之說范睢亦同

此說兌不能竟

其說所以難生

而兌死計大略





而人告蘇子  
謂議蘇子而  
又能早主人非  
帶人哉

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  
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  
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  
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  
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  
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  
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  
用曰用財費也明日來  
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  
隋侯珠和氏之  
璧十和所獻楚文王者卮曰趙得楚和氏璧  
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黑貂之

君君擇舍人  
武城吏

裘黃金百鎰元作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補曰蘇  
年傳視王四年去上父見殺時遠  
甚北策言殺王父事非秦明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爲清河卽下東武城北常  
田文奔薛後田曰無考孟

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

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因將馳且被也今  
云然焉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

哉補曰被姚  
叶音披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

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也天馳親友之車被兄

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肯而封之以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





此目録

悟而知文嘗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謹使

可全而歸之一本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謹使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秦令起賈名禁之

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齊攻宋乃

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與齊也史不

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手從葬無功留天

也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而取封焉

之封非封地臣曰魏王昭不說之齊人魏王不說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於趙故

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趙必亡秦

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李兌必死今

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

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

齊人欲說齊齊人欲說齊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

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

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與齊也史不

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手從葬無功留天

文甚死若

榜文無曰趙人與齊攻魏解怨取封詐謀甚矣齊人說魏救趙事齊以齊救秦乃是正論

齊人欲說齊

我國象

卷之六

三十一

徐忠





陰成武城屬漆郡又孔子世家注大山鉅平有負蒿地

葛孽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為趙敵而趙無為王行

也今又以河陽內河姑密密茂封其子完而乃令秦

攻王以便取陰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必以

乃可知如王言如今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

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

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燕國謂用兵於二

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

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

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韓珉元作嘔從韓處於趙下皆齊去齊三

千里王以此疑齊現處趙意別有謂以曰有秦陰疑

親趙因彩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

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去齊矣善韓徐以為上交

尊虞商以為大容皆齊人之王顧元作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於是魏王聽此言

也甚詘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效其欲事王齊也

甚循其怨於趙循姚云會作修則當屬上文愚謂以

以上乃家與觀  
王之言



單國東

以下勸齊王

齊魏

桓大熙曰陰重

趙不令五國重

趙徧劫天下而

皆私甘之此之

奸謀又謀於秦

虎

卷之六

三十一

五十六

甚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臣願王之亟元作聞魏

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

與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

相聞願王之陰重元作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

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

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

治猶三國事趙補曰姚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矣齊上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

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補曰徧劫王使臣以韓魏

者衆齊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且燕劫趙使丹也且甘之人名以趙劫韓魏且且

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

楚使琅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自以見偏於

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秦也秦於天

也屈曰相與偏秦也偏者侵迫也而不敢相私也交

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補曰姚本齊因欲與趙趙不

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

謂齊王閔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

也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

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臣之所以堅三晉以

循燕觀之語以為兌言則不通

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得齊之利欲以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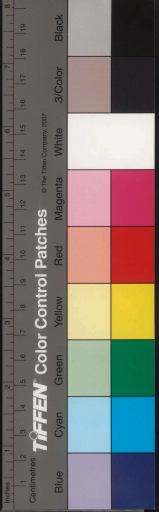


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爲工及走史不書太子爲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秦陽君蘇秦從時已言秦陽死豈或襲稱如馬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道秦燕楚僻元作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

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臣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循言與燕順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不徒甘之必或制之封而巳實之臣曰勸之定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封故曰臣且將忠之以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蓋楚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臣曰兩地言齊與趙可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足下何愛焉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







陽襄安不敢望封國曰上言兩得足下以此資臣也

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臣循燕觀趙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國曰潰壞也此喻宋

擊潰壞之宋而決制天下矣備曰公孫衍為秦相而

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為魏所殺

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忍非

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

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為足為

去聲君之為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

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近匹又訛中山之地薄宋罪

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

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

百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語秦策亦有之以為謂穰

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妬君之有陰按陰即陶宋地冉

所封也秦紀昭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十

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偃鄧魏冉陶為諸侯冉

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奇為相燭免

復相冉乃封於穰後

益封陶號曰穰侯

蘇代為燕說秦

陽君

陰節上之陶邑

李兌之所取封

戰國策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於秦楚

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下同曰臣已為足

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

爭先

姁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

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

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

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令助若不得

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

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固曰守誤已而

得陰而講此可當云不得陰而必講乃願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

示五國補兩願得趙將趙足下雄飛雄者舉與韓氏

大吏東勉元作齊王必無名名字訛禁珉也元作珉

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

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固曰燕策蘇代說燕之辭

曰奉陽君告宋灌與趙足曰齊王云云必不及韓珉

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珉與我交又云韓珉相

善於齊秦者今代勒奉秦內韓珉於齊珉蓋韓人之

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使臣守約

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固曰與國言

者而秦復堅攬之有倍約者倍並以四國攻之無倍

約者而秦復堅攬之有倍約者倍並以四國攻之無倍

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臣恐與國之大亂也

齊秦非復合也必有齟元作齟元作重者矣角一齟一仰

重臣曰公羊傳跨閭何休說開一扇閭一扇一人後







舉國東

六舉

援文應曰言秦求利三皆必及於趙故不利

合與簡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後合且天下散而

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

秦用趙無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補曰

皆作事秦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之

國山東皆負海臣曰三晉非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

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二舉也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矣天下爭秦

秦王內韓琅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

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復合善秦今相懷因使合

之固曰韓非齊人

三言秦得賢親必謀趙故不利

之固曰公孫衍交兩王秦魏正曰上言齊韓王賁韓

非犀首說見前魏此兩王謂燕趙也王之曹正曰曹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皆起而行

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

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

相以據魏據臨之而求安邑秦求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

倍作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

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魏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

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

我國策

卷之六

四十三

五百四



四言秦連橫伐齊因而收楚攻魏絕韓包周趙自消燐故不利

五言秦連橫伐齊則趙疲按兵收救不利

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權士故不利

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必奇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

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

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固曰前言內韓珉於齊

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

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鋒勢不

得解散得以此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

塞女鞮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補曰太原正義以為太行當是

趙自消燐矣國燥於秦燐高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

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財元作屈三晉破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

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是以攻齊之已敝

救之而補兩字正曰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

免西合言趙若不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

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

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





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補曰蘇

反間勸齊伐宋將以敵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之驕而止敵抑別有故也補曰蘇代說燕於趙以伐

昭王曰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合齊其後竟合燕以破齊殆以此歟補曰蘇代說齊得齊陰東平楚滅

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滅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補曰蘇

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補曰蘇代說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

三晉是其乘滅宋之惡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此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起楚魏伐齊其言曰三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泚且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大事記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所記者豈非得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補曰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

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備回一本喜之今足下功力謂戰非數痛加

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補曰曾恐即增姚云魯本



作非素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深於韓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

不疑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

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爾曰秦兩

韓及以韓為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

兩周文義明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

愛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伴示趙魏韓示之恐天下

之驚覺故微伐補補曰微下有缺文史韓以貳之猶

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

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預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

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臣竊觀其圖之也

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必出於是且夫說士

議秦以謀計議猶意正曰一本是元作韓未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是韓未

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空韓空虛之韓

如上文則伐韓非秦預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

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臣竊觀其圖之也

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必出於是且夫說士

議秦以謀計議猶意正曰一本是元作韓未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是韓未

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又伐而中山亡此古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

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又連兵中山夫破

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王二十五年攻中山





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千五

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榆中上郡見前自上郡至榆中則

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之扞關水道之關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

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七百里秦以三軍

強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

攻玉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在馬門西屬馬門禁常山而守在馬門

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在馬門禁常山而守在馬門

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胡駒

其意作畜

史作胡犬郭璞云胡後志金城臨羗有而崑山之玉崑山

地野犬似狐而小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瑋琳琅玕李斯傳崑

山之王止義云崑崙在干闥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

國之王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

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屬之

讐柞讐柞酬酢同言其相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

西師以禁秦國禁閉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

敗以喪禮自反温軹元作軹並屬高平於魏高平屬

我國家

卷之六

四十一

臨淮安

穆文熙曰此言秦不可縱齊不伐利害分明乃為正論





定亦有國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

言臨淮則繆安定秦此亦非温根皆河內故當以懷

荆者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

張儀塞什谷之口當也留之道則什近也留後志

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田曰三公二字有誤此

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今乃

以鄙罪取伐姚本同也田曰臣恐其後事王不敢

自必也言不敢必其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

齊韓齊補危社稷以事王補天下必重王然

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就齊故齊以為義下至

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田曰是

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

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通惠文十六年有田

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

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

齊遺趙王書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

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卽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

韓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指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為

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歟

然越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

不同強為之說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補曰音吾為質於秦而

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田曰大事記據此黎東郡有

卷之六

四十一

結屬

陽牛狐之城地以易蘭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

予焦黎牛狐秦主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

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

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

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補曰鄭朱之

氏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紀

伐趙攻闕與後志上黨趙奢將救之此廿九年魏令

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秦敗於

闕與反攻魏幾魏將匡曰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音或

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

邾者皆白起則此舉乃起將也披顯王四十二年秦

賂趙殺趙蘭取離石離王二年秦拔趙蘭虜趙蔣蘭

子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報王三十

年豈戰國地理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爲秦所拔乎報

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十八年前一城秦拔我兩城是

戰關與攻幾事皆因此按史趙奢攻秦關與在惠文

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

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關與在趙奢





鄭同以兵說諸王

鄭同止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

博士辨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

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野鄙猶何足聞雖然王致之於前

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

好兵補曰故為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兵

固天下之徂喜也徂猶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

此固許者補曰故臣亦嘗以兵

說魏昭王昔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

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

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

此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一丘之環詳萬金之

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睢

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有飲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

志以為荆軻非也或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

補曰吳越春秋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

宿夕一宿一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

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禦亦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鄭曰鄭同呼

皆以兵為謀矣  
存仁義之說而  
說其此說多受  
說也

國作聞



禮儀要王信已

緩文脫曰人臣居外謹言易與此古今通思比之公子尤為至精予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有君矣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

也臣曰伏事句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

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

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莊十年

注肉字文張他國人証善宋宋王善之臣惡公子牟

夷宋元作寅然之容能使宋聽其諒况已乎臣曰寅

然上有狹誤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

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

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書

趙濟東三城

燕封宋人榮補曰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

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盧為泰高唐為平平原為地

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

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

此夫夫辭也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

曰中牟趙邑也見前策趙敗長平後欲割地補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輩皆不可考以山牟反入梁或者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

言矣此言妄人不可盡信





鮑虎曰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拜宗也其不強過以奪齊之伯人之情也此言易處而不是職孰謂乎原君智

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矣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之仇正曰人以為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

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矣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俞曠日持久。兵俞持曰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軍甲羽毛凋敝。羽毛謂箭翎即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或有水害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雉元年注方丈曰堵



穆文熙曰用兵不必多少說音之附與敵師何如耳趙奢以衆而敵趙括代之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爲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田單將趙師攻燕及韓二年田單爲相此稱都平君是仍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具作安平君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既與後一問趙奢曰吾歲單木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刑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實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三軍覆餗安可執一

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謂曰注見秦策張華口趙奢豕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

鮑虎曰單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以衆敵衆正兵也用兵者當以正爲富單也和於卽墨之勝而欲以奇爲常此其論所以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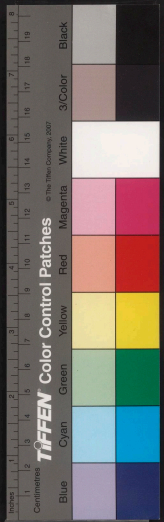
不明其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吳王將諱之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匱使于故云薄之柱上而擊之薄音傳則折爲三質引策文薄之柱上而擊之薄音傳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爲鑄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

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夫吳干之碎一本之謂作之類荀子注別吳干將且夫吳干之

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備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

劍材難材謂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元作脊之厚而鋒不無

夫無元作脊之厚而鋒不無







脾之薄

刃近

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

元作竿

鐘蒙須之便

鈎鈎頭鑲竿與持同集韻柄也鐘頭鼻也蒙須疑為鈎鉞猶劓紙也爾雅草有

夫須蓋以草為鈎鉞亦鈎屬姚云

操其刃而刺

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

補曰恐即上文萬字

二十萬之衆而

為此鈎竿鐘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

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

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

集言平時圖集非鳥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

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

已

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上句齊背為德昭所破故云正曰能具云云即下云齊以二十萬家攻荆

五年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

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究得志况三萬乎今者齊韓

相方方猶比猶敵也而國圍攻焉兩國或豈有敢曰我其以

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

索三萬之衆索猶求也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

言城大兵少皆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而野戰不足用也

既不能圍君將以此何之卒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主猶及也言慮不期多少商敵為數此論是矣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不論將也單之破燕蓋乘衆之憤懈而設奇駭



之奢之侵闕與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  
 勝其後卒以計敗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四十五萬之  
 秦而不免於白起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  
 而亦敗爾雖然人知之善而未知多之累曹操以  
 八十萬而敗于赤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帝  
 曰不退能將十萬而多多益辦獨信能之論兵者可  
 以不知將哉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補曰名  
冊報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 惠文王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 長安孝成母弟謂曰索隱云趙  
亦有長安今地缺按趙世家封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 名官觸蟬 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心而徐

至而自謝曰 觸蟬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作龍  
按說死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

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善以別

之願見太后姚木復有太后字史同史云齊之

入徐趨而坐 晉字當是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自恕 今自寬而求見 恐太后三體之有所邈也 邈同以

已病足因恐后不能 故 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蠶而

行 補曰望見太后姚本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蠶

耳 補曰齊粥同姚 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

曰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

稽文歷曰人巨  
 說國君勞而說  
 婦人難左師從  
 參教語而太后  
 不化之多師前  
 將人臣進諫

善處父母之  
 問



畢厚夏  
最有力折

黑衣或服

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冕祝之服所謂

傳注朝時皆著皂衣固曰袷服韻書好衣也按晉與

黑衣戎服左氏均服根振均即約以文衛王宮

衛王宮没死以聞補設者沉溺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曰婦人異甚異於大夫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燕后媼女老稱后太后女爾曰一本梓媼一本作大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

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豈非計久

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

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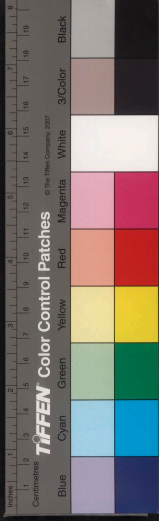
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

不聞也此下左師對爾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爾曰一作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

配處曰觸雙以  
從容納說而取





成功與夫強諫

於廷怒罵於坐

髮上衝冠自行

必死者力少而

功倍矣元帝謂

張猛曰曉人不

當如是耶儻然

有焉

陸氏曰謹戴左

師之言又載于

義之論亦一例

也

考

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

可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

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

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

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補曰左師觸警因其明

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館輔太子亦然

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警類

亦可並觀諒毅事不同

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般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

敬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考成二年攻函谷事函

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考成二年八

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監田距此四十九年又

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涓絕一日

此考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外遠引前事者祇欲

待亭以了黨

禍於趙

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

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

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

反霜

日者秦楚戰於藍田

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

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



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

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

韓補補曰姚本有此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者也入謝於

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元作鍾字書無此字下註子剛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

令韓興兵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

守太守其効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大守者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夫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

之智器謂瓶不失守器所守之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

子其亦元作亦其猜焉嫌其不臣請悉發兵守以應秦曰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

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

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

之邑七十補曰史作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

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約是也

當補曰原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

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鮑虎曰平陽城  
稱之聲宜不易  
皆於利也勝焉



入而順言以  
其欲不與於一  
言而長邦數

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秋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三曰

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

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

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

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

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

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為漕田曰牛耕積穀

牛耕猶以為古用木耜未有金耜川人耕未用牛耕

耜耕者一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

也字書犂從牛再耕字作牛可為牛名犂不可謂牛

耕非古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謂之上流令嚴政行

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

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

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

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王使

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謂太守有告使臣勝秦人

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

楚策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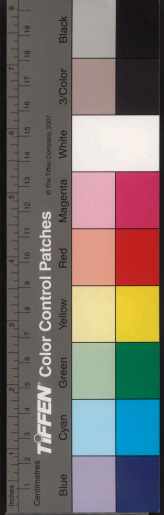
穆文熙曰馮亭  
何人也始而嫁  
禍繼而辭封而  
事皆馮出策士

戰國策

卷之六

五

四





之表然而發禍之謀發矣何必以空領鈞處於政成長平之必死乎

虞翁論講秦不

垂涕而免元作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

能死而以與人免辭也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

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不義三也離封而入

韓補曰漢書趙封焉亭為單陽君與趙將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

四年有焉亭下而回勝焉淺謀非佞也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齮非齮秦將有恒齮此恐訛舛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死本此亡一都尉軍尉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國曰趙王

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而為講免後安從非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者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

秦制言聽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

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



蘇氏曰虞卿始  
終乎趙專持說  
說非試察也

樓緩虞卿論說  
本指失

樓文熙曰妬婦  
之喻言則至言

內鄒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鄒朱趙之貴人也而  
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

講虞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  
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  
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  
讓曰此非下文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  
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  
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  
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哭也是人不今死而婦人  
為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樓  
子文伯之妻故妻據其家而不哭曰  
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補曰士之言或過史若是者  
反新序並作二人是止文人之力八字之說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





而樓子之意則  
私矣欲欲破於  
虞卿

不作末

陸深曰古今士  
和者爭如此

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  
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  
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  
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  
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  
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  
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

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事正同

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父也

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

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

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

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

攻趙嘗視秦而復召之故秦啓闢通幣元作齊交韓



魏曰虞卿可  
謂見善明者矣  
當趙以四十萬  
糧長平之下凡  
趙服之臣孰不  
覺秦氣衰以徐  
張之安卿獨  
折權傾之口排  
強秦之心反使  
秦人牛箱而滿  
已國知上策而  
不失其正者惟  
卿與陳軫不特  
負矣哉

魏使其交秦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補兩字補曰史此曰樓

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

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

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元音我以六元作五城

次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就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

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

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予之乎不干則是棄前資元作而挑秦禍也史

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

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

計固不止矣言割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吳師道口說以  
卿與陳軫並稱  
過矣軫雖料事  
明切然其狂不  
本坐爭龍張儀  
未嘗說家之言





迎豆御北哉

卷之六

六十三

余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  
 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  
 乘弱乘猶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曰史者則  
 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  
 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夫趙

詛秦易道易勝  
在趙而不在于秦

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  
 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  
 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爭  
 為帝臣曰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  
 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  
 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  
 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

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  
 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  
 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

